



黃英雄

出生：民國三十七年生

學歷：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戲劇研究

現職：耕莘實驗劇團藝術總監

曾發表之作品：「羅漢腳仔」黃英雄創作歌仔戲劇本集（共六集）

獲獎紀錄：九十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歌仔戲劇本項第三名、八十七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舞臺劇劇本項佳作。

國劇劇本 佳作 侵功記

創作理念

本劇雖以「京劇」為骨，但嘗試以各種新的角度與可能給予創作新風貌。

題材大膽採用清代先民渡海的艱困奮鬥史以及優美的情韻互動，以期一新耳目，但傳統的教忠教孝精神依然活絡全劇。

為年輕觀眾考量，在戲劇型態上溶入了舞台劇的風格與手法，對白與唱詞也儘量以口語的方式呈現。

「侵功記」雖以官場現形為軸，卻更嚴謹地批判了人性，在善惡對立中，猶如鏡中顯影，七情六慾無所遁形，也正因為如此，觀眾將以客觀的角度與視野觀賞故事的背後主旨與動機。

亦唯有如此，才能帶給觀眾真正的思考空間與反省度量。

這是「侵功記」真正的理念與創作意圖。

侵功記

劇情大綱

從泉州來台灣的陳樓山與陳水木兄弟，無意中在媽祖廟內救了千金小姐映雪。

在映雪指點下，二人赴擂台會競技。因功夫出眾，任義勇之首。赴八卦山剿賊，手刃賊首立了大功。但道台邱永棠卻暗殺水木、逼樓山入山寨放火焚燒、並將戰功全記在自己名下。

樓山未死，搯水木骨灰欲報仇，雖得映雪之助，但反落入永棠與映雪之兄建英陷阱。

映雪無奈、夜探大牢，救出樓山。

樓山被永棠率大軍追至斷崖，二人一同墜崖；樓山為永棠救治毒傷，永棠不感恩，反違背誓言欲殺他。

大雨中，永棠舉起鋼刀正要砍下，天空響起震天價響的雷聲，永棠遭雷擊斃。

人物表

陳樓山：男、二十多歲，武功高強，心地善良、在廟中邂逅了千金女映雪，互有意愛。

林映雪：女，十八歲。聰慧嬌柔、但意志堅毅、慧眼識英雄，金釵贈送樓山，成就一段好姻緣。

陳水木：男，二十多歲，武功不弱、樓山堂弟，個性風趣樂觀、隨樓山渡海、

卻枉死奸官之手。

菊兒：女，十七歲，映雪的貼身丫環，個性機靈，鬼靈精。

邱永棠：男，三十多歲。官拜道台，個性陰狠、成府極深。侵功殺人無惡不做，又欲逼映雪婚事，最後死於雷擊。

林建英：男，三十歲，彰化墾首，亦捐錢為官，為了奉承永棠，昧著良心做事。映雪之兄。

李九：男，三十歲，山賊歹徒。

羅七：男，三十多歲，山賊歹徒。

蕭央：男，四十多歲，山賊賊首。

其他：家丁，龍套、兵勇若干。

場景表

第一場：媽祖廟內。

第二場：林家大院。

第三場：山寨前。

第四場：林家客廳。

第五場：林家客廳。

第五場：媽祖廟內。

第六場：林家客廳。

第七場：公堂上。

第八場：大牢內。

第九場：懸崖上。

第十場：山谷內

第一場 邂逅

場景：媽祖廟內

時間：清朝中葉台灣彰化

人物：樓山、水木、映雪、菊兒、羅七

〔燈亮幕起。〕

〔衣著落魄但神色英挺的陳樓山與陳水木上。兩人撥弄身上雨水，顯示外面下著大雨。〕

樓山：（唱）傾盆大雨連雲起
水漲春潮橫江去
縱是美景十里趣
寸步難行路崎嶇

水木：（唱）霹靂閃電真響亮
雨大如豆從天降
腳步如飛不多想
衝入廟內聞線香

樓山：（唱）千辛萬苦渡過海

水木：處處荊棘多阻礙

樓山：有志竟成好運來

水木：衣錦還鄉造高台

樓山：唉！想我兄弟二人從泉州渡海來台，原本指望開田墾荒伐木為居，不想這海島之地不僅風災水禍，更是群賊四處危害。雖空有男兒志氣卻是無用武之地。

水木：大哥，你就別再感嘆了，這叫屋漏偏逢連夜雨，誰叫咱們兄弟福薄運勢差。千里迢迢渡海來台，三年都過去了，不但沒墾到一塊田，蓋房子娶

妻生子的美夢也都不敢想了。

樓山：有道是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時來運轉，總有兄弟你我翻身之日。

水木：我知道！又要等待時機對嗎？好！咱們就在這間媽祖廟內等，反正外頭下著雨，乾脆就在這八仙桌下睡個覺吧！

樓山：媽祖廟……（唱）見慈顏起虔敬向前恭作揖
心有願默默禱該從何說起
男有志志難伸何處求安居
光明路在何方但願顯神奇

水木：（唱）合雙手拜聖母腦中一片白
黑水溝真險惡波濤一大海
媽祖婆對我笑趕緊合什拜
庇祐我賺大錢還願一定來

〔樓山虔誠地對媽祖神像拜禱，然後將三枝枯枝插在香爐上。〕

水木：大哥，咱們已經好幾天沒好好睡個覺了。就算走出去有個金山銀山等我們去挖，也得養足了精神才行呀！

樓山：賢弟之言極是，就在八仙桌下小睡片刻吧！

〔樓山與水木鑽入八仙桌下。〕

〔映雪與丫環菊兒從右舞台上，兩人似乎也被雨淋得狼狽不堪。〕

菊兒：小姐……好在有這間媽祖廟可以躲雨，要不然可慘了。

映雪：媽祖廟……（唱）本欲踏青得煙霞樂趣
大雨滂沱難如上天梯
廟內瑞靄祥光千重遇
幻看蒼狗禍福不再提

（唱）媽祖堂上慈顏在
看盡萬事情與愛

青山有約我重來

映雪心事你來猜

菊兒：小姐，這媽祖廟怎麼還刻著老爺的名字？

映雪：我爹從唐山來台灣，身上只戴著媽祖香火，好幾次能夠逢凶化吉，爹說都是媽祖保佑，所以後來在彰化定居後，就在這往鹿港的路上蓋了這間媽祖廟。

菊兒：原來是這樣，對了！小姐，方才見妳向媽祖娘娘默默許願，不知許的什麼願？

映雪：這……無有許願，只希望天空早日放晴，妳我平安回家。

菊兒：我看不是吧？！

映雪：不是？妳又不是我，怎麼知道不是？

菊兒：（唱）雙手合什在許願
欲語還休無數遍
神前謊言不能編
早獲郎君好人選

映雪：（唱）兄長對我有照顧情
彰化縣城他掌重兵
至今未娶令人難平
只求媽祖牽線雲英

菊兒：真的嗎？

映雪：妳再胡說我可不饒妳——

菊兒：瞧妳，被我說中心事，惱羞成怒了……

映雪：丫頭討打——

〔映雪和菊兒追打嘻笑著，正巧兩名歹徒也避雨入內，菊兒差點撞上二人，嚇得趕緊避至左舞台。〕

〔歹徒二人一見兩名女子，不覺眼睛一亮。〕

李九：好標緻的姑娘……

〔羅七將李九拉至一旁耳邊細語。〕

羅七：李九，這是咱們發財的好機會，將這兩個女的抓回山上，不但可以快活快活，還可以待價而估！

李九：好主意！

〔兩人不懷好意地接近菊兒和映雪。〕

菊兒：喂，你們兩個想幹什麼？

李九：嘿！這叫天賜良緣！只要兩位姑娘乖乖地跟我走，保證妳吃的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

菊兒：哼！別說大話了，我瞧你自己都穿得不怎麼樣！還綾羅綢緞呢！

映雪：菊兒，不要與他一般見識，咱們走——

〔映雪領菊兒欲走，李九、羅七攔住去路。〕

映雪：二位君子何故攔路？

羅七：妳這叫明知故問！識相點，乖乖跟大爺走，否則咱們只好動手抓人了——

映雪：原來你們是強盜，菊兒快走！

李九：哪裡走——

〔李九和羅七強行抓人，映雪和菊兒驚惶逃至八仙桌旁跌倒，危急之際，樓山與水木從八仙桌鑽出，將歹徒二人推開。〕

李九：啊？你們竟敢管大爺的閒事？

樓山：青天白日媽祖殿前竟敢強擄民女，非奸即盜，二位眼中可還有王法？

羅七：王法？大爺手上這把刀就是王法。

〔一聲吆喝，李九和羅七抽刀一陣猛攻，但樓山與水木身手矯健，幾個回合李九與羅七落敗，拾起地上的刀狼狽逃逸。〕

水木：有膽的你就別跑——

映雪：多謝兩位壯士相救，小女子這廂有禮了——

樓山：不敢，區區小事何足掛齒。但不知姑娘家居何處？爲何淪至古廟受難？

映雪：（唱）本欲觀溪光含畫意
卻不知半路逢驟雨
蒙公子行俠又仗義
小女子免受惡人欺

樓山：（唱）舉手之勞何須來掛齒
草深荊棘雨大又濕衣
廟中相逢自是有緣時
雨中竹籬猶如任展翅

〔映雪嬌羞不已。〕

映雪：（唱）一臉斯文神情顯英氣
看似落魄談吐卻得體
草閣有廊流水奏鳴曲
世變松筠節節甚得宜

樓山：（唱）窈窕淑女君子豈不求
桃色三千春去伊自留
胸中雲湧惶恐避艷秀
萬里雄心孤劍挑三秋

菊兒：唉呀！看你們兩人一身好武藝，怎麼也會落魄至此？

水木：我大哥常說：時也、運也、命也，非吾所不能也。人有縱天之志，無運不能自通……

樓山：水木，在小姐面前咬文嚼字，豈不班門弄斧？

映雪：公子客氣了，敢問公子尊姓大名？

樓山：在下陳樓山，他是我堂弟叫陳水木。敢問姑娘……

映雪：這……

菊兒：我們小姐叫林映雪，我叫菊兒，是彰化的望族——

〔映雪不希望菊兒多話，伸手制止她。〕

映雪：陳公子搭救之恩雖然無以為報，但有條明路可指點公子不妨前行一試。

樓山：只要能有一棲身之所，腹不挨餓，我倆都樂意前去一試。

映雪：邱永棠道台大人委任彰化墾首林建英招募義勇、追剿山賊，你二人一身武藝，若投身軍行，必有出人頭地之日。

水木：咦，當義勇？這好哇！

樓山：嗯！感謝姑娘告知知情，樓山沒齒難忘。啊！外面雨停了，我們兄弟就此告別！

菊兒：你們現在就去彰化？那好呀！你們就順便保護我們回去吧！

映雪：菊兒，不得無禮——

樓山：既是同行也算順水推舟，只是男女同行，恐對姑娘造成不便。

映雪：陳公子……（唱）公子明禮堪稱君子譽

映雪感恩心忖如何提

將相良種豈能池中居

雲收雨腳盼他知心意

〔映雪將頭上金釵拔下交給樓山，然後羞澀地與菊兒先行離去。〕

樓山：（唱）一把金釵猶留芙蓉香

裁風似剪喜憂難思想

樂天知命必是好運降

春歸物外鳥語又花香

水木：大哥，人家都走了，愣在這兒，怎麼保護人家？

〔樓山恍然大悟，興奮地與水木隨後追去。〕

〔燈暗。〕

第二場 比武

場景：林家大院

時間：第一場之後的第三天

人物：永棠、建英、樓山、水木、家丁、龍套若干

〔因為選拔武藝人才，原本的大院被佈置得像是武場。上舞台一面旗子寫著斗大的武字，煞是威風。〕

〔永棠與建英均著官服上。〕

永棠：（唱）為國家效死生開疆闢領土
與士卒同甘苦軍令不得誤
八卦山盜賊起隘道變險路
招義勇重整軍誓將賊首伏

建英：（唱）勤愛民施良政口碑載道
政績揚頌揚聲厚澤老少
饑民反刀光現落為寇草
設擂台募良兵平定亂潮

〔二人坐定後，鑼鼓齊鳴。〕

永棠：林大人，此番朝廷的剿賊大計，一切均得仰賴林大人的號召了。

建英：不敢！朝廷將此大任委託我林建英，這都是道台大人推薦之功，一切尚望大人擔任。

永棠：好說！擂台之會只為選拔武將良才，時辰已到，何不就此開始。

建英：大人所言甚是！來人！

〔家丁上。〕

家丁：大人——

建英：傳令下去，擂台之賽以二人為一組，勝者依次晉升，最後勝出者為義勇

軍首！

家丁：是！（轉身面對觀眾）大夥聽著，大人有令，擂台之賽以二人為一組，勝者依次晉升，最後勝出者為義勇軍首。

〔家丁說完從右舞台下，鑼鼓聲起。

〔幾名龍套演員以二人對打為一組，相繼演出。樓山與一名龍套演員過招，將對手擊倒在地。

〔水木亦相當神勇，打敗了對手。

〔一場武打之後，家丁急急上前稟告。

家丁：稟大人，擂台賽事已畢，前二名優勝者是來自泉州的陳樓山和陳水木。

建英：嗯，請他二人一見。

家丁：是——

〔家丁一轉身，樓山與水木已從右舞台上。家丁引二人入內而後下。

樓山：陳樓山叩見大人。

水木：陳水木叩見大人。

建英：嗯，方才見二人比武氣勢威猛，諒必是名師出高徒，不知二人師出何門？

樓山：稟大人（唱）家學淵源少林孫

自幼好武喜詩文

南拳北腿均兼論

力挽千鈞開混沌

水木：（唱）聽說台灣遍地是黃金

誰知連一碗水粥都難得飲

擂台之上僥倖把身晉

保鄉衛國我一定率身勤

〔建英聽了不住地點頭。

建英：（唱）他二人顯英氣擂台顯威風

得良才心暗喜豪情大不同

當墾首會週旋官運自亨通

上司前莫出頭保我縣令公

永棠：（唱）鄉野漢出絕技教我開眼界

剿賊兵平亂寇須將他來借

思忖間難拿捏芒刺似在背

施巧計現權謀片刻不得歇

建英：既是如此，他二人足以擔當義勇之首，不知道台大人意下如何？

永棠：一切有勞林大人作主便是。

建英：如此有潛了……你二人聽令，本官授你二人為正副義勇之首，若剿匪有功，將再論功行賞。

樓山：謝大人——

水木：謝大人——

〔樓山與水木跪下謝恩，樓山不小心身上的金釵掉落在地上。〕

〔建英訝異撿起……。〕

建英：你是七尺男兒，為何身上有此金釵？

樓山：回大人，這是一名女子所贈，小的會到此擂台赴會，也是她所告知。

〔建英望著面熟的金釵沉吟似有所思。永棠覺得困惑，走向建英。〕

永棠：林大人，可是發現有何不妥？

建英：哦……沒事，沒事。大人，擂台盛會如今已有結果，請大人入內，下官預備粗菜薄酒，雖不成敬意，略盡地主之誼罷了。

永棠：如此打擾了——

〔永棠抱拳，先行入內。〕

〔建英轉身，疑惑的眼神，望著樓山。終於將金釵還給樓山。〕

建英：既是紅顏相贈之物，理當妥善收藏、小心可別又掉了。

樓山：謝大人，小的一定會謹慎。

〔建英困惑的表情離去，樓山將金釵收入懷中。〕

〔水木高興得又叫又跳。〕

水木：大哥，咱們當官了，咱們終於出人頭地了。

樓山：（唱）出人頭地把名揚

過去委屈丟大洋

官大官小總是樣

急報鄉親喜訊講

水木：（唱）從來不曾當過官

走路忽然像行船

以前都是被人管

要我管人亂一團

樓山：（唱）望金釵輕感嘆伊人似在前

媽祖廟現芳蹤莫非是神仙

輕聲語勤交代猶似在耳邊

得功名欲道謝不知何處見

〔樓山拿出金釵端詳，似乎有著無限的思慕情愫。〕

〔燈暗。〕

第三場 剿賊

場景：大寨前

時間：第二場之後三天

人物：蕭央、樓山、水木、永棠、李九、羅七、龍套若干

佈景：深山林間，濃郁的綠意中隱然透發出陣陣的殺意。

〔燈亮時，緊促的鑼鼓聲夾雜著吶喊的廝殺聲。〕

〔武打龍套的兩軍交戰，顯示雙方勢均力敵，不分上下。〕

〔李九、羅七亦在賊軍之中，水木勇冠三軍，將二人擊退，賊首蕭央適時出現，水木不敵，樓山隨後趕到，正好救了水木。〕

蕭央：來者何人？

樓山：豈不識義勇之首泉州陳樓山！

李九：大哥，在媽祖廟內壞了我的大事的，正是他！

蕭央：哼！無名之輩也敢在本大王面前逞能？快快帶著人馬離去，否則八卦山正是你等葬身之地。

樓山：住口！大膽蕭央，竟敢盤據山頭自立為王，平素魚肉鄉民欺壓善良，快快開寨受擒，留你全屍，否則樓山棍下領死！

蕭央：哼！無知小子口出狂言，本大王就讓你見識見識金刀長槍的厲害！

〔雙方一言不和，擺陣對仗。開始陣陣廝殺。〕

〔蕭央終究抵不上樓山神勇，被樓山砍倒在地，當場死亡。〕

〔李九與羅七欲逃，被水木擒住。〕

水木：大哥，咱們大獲全勝！

樓山：如此甚好，快向道台大人回報軍情。我再去追剿殘兵餘寇。

〔樓山說完急急追向左舞台下。〕

〔此時永棠率兵卒趕至，一見地上屍首心下驚異不已。〕

水木：大人來得正好，賊首已死，尚生擒二人，請大人明鑒。

〔永棠心下似有圖謀，突生一計，立即揮手下令。〕

永棠：來人，快快追剿逃匿賊兵，務必一網打盡——

〔兵卒得令後匆匆從左舞台追去。〕

永棠：陳水木，這回你兄弟二人可是立了大功了。

水木：尚望大人提拔。

永棠：（唱）立戰功戰功立功勞簿上題

測心難心難測誰來攀天梯

無弦琴琴無弦生死見判筆

生死劫劫生死命運莫懷疑

水木：大人——我大哥追賊人往那邊去了。

永棠：如此甚好，可是這寨內不知是否尚藏匿餘孽？

水木：大人要是不放心，小的立刻進去搜尋一遍——

〔水木剛一轉身，永棠突然抽刀呼喚水木，水木訝異回頭，永棠的刀已刺入水木腹中。〕

水木：你……你為什麼要殺……我？

永棠：這天大的功勞要是給你奪了，我這道台還幹得下去嗎？

水木：你……卑鄙——

〔水木趁永棠抽刀時，踢了他一腳，然後拼命往左舞台的寨內奔去。〕

永棠：想逃？

〔永棠追入，幾刀起落，水木已冤死刀下。〕

〔李九和羅七看得心驚膽顫。〕

李九：大人……饒命——

羅七：我們……不會說出來的——

永棠：只有死人才不會洩漏秘密。

〔永棠金刀起落，李九與羅七亦命喪當場。〕

〔此時樓山急急趕回，見狀況有異，驚駭當場。〕

樓山：大人……這究竟發生何事？

永棠：這……這兩名賊人欲殺本官……所以……

〔樓山發現水木不見蹤影。〕

樓山：水木……水木——

永棠：陳水木方才追逐賊兵入寨……恐怕凶多吉少……

樓山：水木——

〔樓山淒厲喊著，追入寨中。〕

〔此時兵卒已陸續返回。〕

兵卒：稟大人，殘餘賊兵已全數就逮。

永棠：很好！來人，立刻封閉寨門，放火燒山，不得留下活口！

兵卒：是！

〔永棠得意大笑離去。〕

〔兵卒們放火燒寨……瞬間火光熊熊，煙霧瀰漫。在合唱聲中，兵卒陸續離去。〕

合唱：侵功殺人天難容

放火燒山罪孽重

喪盡天良搶戰功

含冤他鄉把命送

〔似乎是大火過後餘留灰燼的狼狽景況。幕後傳來樓山淒厲的吶喊聲。〕

樓山：水木——

〔樓山狼狽不堪地揹著水木的屍首從上舞台翻滾落下，然後又緊緊地抱著水木。〕

樓山：（唱）呼賢弟命已息恍然無所依

狂呼喊無回應枉走黃泉地

風拂過樹枝梢猶似難捨離

淚和血沾滿衣魂走三千里

(唱) 罵狗官滿嘴仁義經

爲己私狠心犯罪行

報深仇難憾我決定

殺道台以慰天之靈

樓山：可恨……可惱……想不到邱永棠這個狗官，竟然爲了侵佔我兄弟的戰功，置我二人於死地……水木……你安息吧！就算拼了命，爲兄弟也會將你的骨灰帶回泉州……不過，在回去之前，愚兄發誓一定手刃邱永棠這個狗官，以慰你泉下之靈！

〔樓山激動地振臂高呼。〕

〔燈暗。〕

第四場 噩耗

場景：林家客廳

時間：前一場之後第二天

人物：映雪、菊兒、建英、永棠、家丁

佈景：古典輝煌的陳設，加上古玩的擺飾，看得出這是一戶大富人家的客廳。

〔燈亮時，映雪在客廳內焦急地來回走動。〕

映雪：（唱）松幹孤標語雪意
菊花點點見天期
廟堂一別藏心意
芳心羞澀暗自許
金釵贈君花外語
紅線媒人是大雨
媽祖爲證誓言立
一朝功成和合期

〔丫環菊兒急急從右舞台上。〕

菊兒：小姐……小姐……

映雪：何事如此慌張？

菊兒：（唱）快步入堂報佳音
陳公子果然有長進
要不是我四處走得勤
怎麼可能回來報音信

映雪：（唱）菊兒莫要出謎題
有話直說合道理
陳公子擂台如何比

吊人胃口令人生氣

菊兒：好嘛！妳別生氣，我說就是了，陳公子兄弟擂台榜首，被封為義勇之首，已經出城剿匪去了。

菊兒：真的？

菊兒：小姐，一提到陳公子妳就眉飛色舞，難不成妳對他是真的囉？

映雪：不許胡說，再說我可不饒妳！

菊兒：好……菊兒不說，可是以後妳可別叫我去打聽陳公子的消息——

〔菊兒作勢欲走，映雪突然失落什麼，又急急喚住菊兒。〕

映雪：菊兒——

菊兒：哦？小姐有什麼吩咐呀？

映雪：這……算了，沒什麼……

菊兒：沒什麼？那我走了——

映雪：耶！等等……

菊兒：唉呦，小姐到底什麼事嘛？

映雪：這個嘛——

菊兒：唉！算了，我還是替妳說吧！是不是要菊兒再去外頭打探陳公子兄弟的消息？

〔映雪羞澀地點頭。〕

菊兒：唉！當妳的丫環可真是『頂了石臼作戲』。

映雪：怎麼說？

菊兒：吃力不討好！

映雪：好嘛！算我不對，我向妳陪罪好了。

菊兒：嘿！這才差不多，小姐，那我現在就去了。

〔菊兒從右舞台下。〕

映雪：（唱）欲成俠骨須求劍

痴女躍躍心現前
芳情深藏盡日閒
唯恐青山笑我癡

〔建英從內室走出，映雪急急施禮。〕

映雪：兄長，映雪有禮了。

建英：方才妳獨自一人口中唸唸有詞，似乎有滿懷心事，爲兄可曾猜中否？

映雪：這……兄長多慮了，在兄長照顧下衣食無缺，映雪豈會有什麼心事？

建英：（唱）父母早亡留家業
 兄妹相依渡歲月
 松開偃蹇皆由雪
 留妹在家守台階

映雪：（唱）墾首地位是兄長
 日理萬機要事商
 映雪閒居在閨房
 有勞關懷不應當

建英：（唱）家山生計桑麻好
 忽報秋霜日月老
 宦海浮沉難回逃
 兄妹親情才是寶

映雪：（唱）稼穡永無饑饉日
 兄長似乎有心事
 莫非果熟玄猿至
 一峰缺處見心私

〔建英望著映雪的頭髮，看得映雪尷尬不已。〕

映雪：兄長，愚妹頭上可有不妥？

建英：非有不妥，只是賢妹之前頭上有一金釵，爲何不曾佩戴？

映雪：這……那金釵嗎？

建英：金釵何處去了？

映雪：兄長！（唱）恩人搭救在廟堂

感激報恩遵倫常

金釵五吋贈陳郎

莫非因此起風浪

建英：（唱）金釵乃是閨中物

以此相贈是疏忽

若生誤會必有失

三尺風浪後悔遲

映雪：兄長何出此言？

建英：此事日後妳自會明白，爲兄只望妳明白，大家閨秀應該謹言慎行。

〔此時家丁入內。

家丁：稟大人，道台大人率兵回城，路過門外要見大人。

建英：快快有請——

〔家丁離去，映雪也欲離去。

映雪：既有外人來，愚妹謹遵兄長教誨，愚妹告退了。

建英：耶！道台大人也不算外人，何況賢妹與道台大人之事有關呢！

〔映雪訝異，永棠已經從右舞台上。

建英：道台大人凱旋歸來，下官未曾遠迎、尙望恕罪！

永棠：哈……林大人客氣了。

建英：此番剿匪一舉成功，下官又聞探子馬回報，大人手刃賊首居功厥偉，可喜可賀！

永棠：哈……一切均是聖上鴻福，永棠豈敢居功？今日專程過府，一則向林大

人報訊；二則提醒林大人別忘了你我之間的約定。

建英：啊……正是！如此盛大之事，下官竟敢忘記。對了，舍妹正巧在此，不妨就將事情與她言明便了。

永棠：一切有賴林大人作主。

建英：映雪……來……見過道台大人！

映雪：映雪有禮——

永棠：哈……林小姐果然是天姿國色艷麗動人，看來我邱永棠艷福不淺……哈……

〔映雪見永棠輕浮，不覺不悅……〕

映雪：大人請自重！

永棠：啊？下官失言，下官失言！哈……

建英：賢妹，事情是這樣的！道台大人前日曾當面向我提起妳的親事，爲兄擅自作主答應若是剷除賊首之後，再爲你們拜堂完婚！

〔映雪一聽大驚失色，然後情緒又漸轉趨憤怒。〕

映雪：（唱）聞此言憤難當此事欠周延
婚姻事當兒戲豈能將我騙
論情意要真確知心唯有天
願兄長說明白真相擺在前

建英：（唱）宦途相扶口難開
道台官大心難猜
兩家合姻共燭臺
若違他意準下臺

映雪：（唱）兄長之言失道理
幸福豈能將他許
無有商量無餘地

將我釵裙故意欺

永棠：（唱）姑娘切莫生大氣

此事雖然欠得宜

親口應允天經地義

嫁本官幸福可期

映雪：（唱）口頭之約是兒戲

大人何必再重提

映雪婚事自有意

何勞別人來相理

永棠：林大人與下官雖是口頭之約，但婚姻大事豈能兒戲？

映雪：道台大人功勞簿上爲自己記上大功一筆，但據我知曉，此次領兵乃是新任正副義勇頭，但不知他二人現今何在？

永棠：哼……（唱）提叛賊添怒火不免一陣驚
心稍定一提神詳細說軍情

映雪：（唱）神色變顯惶恐又露奸佞性
分明他有保留令人心難平

永棠：（唱）他二人見賊曾投身寨營中
違國法背軍令罪行何其重

映雪：（唱）聞此言心暗驚空穴有來風
心顫痛氣浮躁如墜深淵洞

永棠：事實擺在眼前，就算林姑娘一意袒護他二人，但陣前倒戈，天理國法難容。

映雪：你……你說他二人現今何在？

永棠：投奔寨營，被火燒死在賊寨之中——

映雪：啊——

〔一時驚怒交集，映雪昏倒，建英正好一把扶住她。〕

建英：映雪——

〔燈暗。〕

第五場 真情

場景：媽祖廟

時間：前一場之後的第二天

人物：樓山、映雪、菊兒

佈景：與第一場同

〔燈亮時，鑼鼓聲中夾雜著大雨的聲音。〕

〔樓山衣衫襤褸、揹著骨灰罈，全身虛弱地走入媽祖廟。〕

樓山：（唱）蹣跚步進廟堂媽祖依舊在

此番來大不同賢弟已被害

想問天抬頭望天是否妒才

本以為踏好運卻受惡制裁

（唱）廟庭外依舊是雲從大雨騰

期望是雨過後彩虹天邊成

盼只盼一矮屋涼蔭樹下乘

如今是傾盆雨人間哀痛聲

〔樓山將骨灰罈放在地上，一時悲從中來，不禁撫罈痛哭。〕

樓山：賢弟……你死得好慘呀……可恨狗官邱永棠，為貪圖仕途侵佔我兄弟二人頭功，唯恐東窗事發，竟然謀害我兄弟二人並燒山寨毀屍滅跡，如此凶殘、天地難容。

〔樓山雖激憤，但見自己落得狼狽不堪，不禁神色黯然不已……。〕

樓山：（唱）說什麼報仇事不禁心黯然

火灼傷甚狼狽心沉齊吶喊

呼喚天天不應只聞呼風纏

難不成好人是註定被人砍

(唱) 一水盡頭疑無路
萬山深處何處是歸途
只怪自己天真太糊塗
枉信小人認賊作父

〔樓山突然想到什麼，從懷中取出金釵端詳。〕

樓山：原本指望功成名就，當面向這金釵主人道謝，看來今生今世只能辜負佳人美意了。護送賢弟骨灰回泉州，路途遙遠，不得已也只能將這金釵變賣，待日後伺機再贖回吧！

〔突然發覺廟外有腳步聲，樓山如驚弓之鳥……〕

樓山：哎呀！不好！外面有腳步聲疾疾而來，莫非邱永棠知我未死，派人前來趕盡殺絕？罷了，既是如此，我就拼上一命與他來個同歸於盡。

〔樓山作勢振奮，但又覺不妥。〕

樓山：且慢，聽其腳步，細碎而急，定非練武之人，不如暫且躲避再作打算！

〔樓山抱起骨灰罈，急急鑽入八仙桌下。〕

〔傷心的映雪在菊兒的引領下，從右舞台上。〕

菊兒：小姐，媽祖廟到了……

〔映雪入內，一見殿上的媽祖神像，不覺悲從中來。〕

映雪：(唱) 一樣是廟大廳卻是兩樣情
原以為初相逢兩人相知性
卻不知好心意令他入困境
自責難難自己黃河何日清

(唱) 說他投賊令人疑
無緣故也毫無道理
如墜五里霧中難言語
期望廟內為我透玄機

菊兒：小姐，想不到那兩位陳公子會勾結山賊，最後落個葬身火海的下場，也不想小姐對他們是如何的期待，看來都被辜負了。

映雪：此事疑點甚多，單憑邱道台的一面之詞實在難以服眾。只是心下雖然懷疑，但卻不知從何辯駁……

菊兒：嗯……有道理耶……他們兩人都當上了義勇正副之首，哪有陣前降賊之理？

映雪：今日來到媽祖廟，正是希望天上聖母能為映雪指點迷津，菊兒，上香！
〔菊兒應聲後，將點燃的三柱香交給映雪，映雪虔誠地對媽祖神像默默祝禱。〕

映雪：（唱）三支清香飄上天
媽祖慈顏自在現
心中疑惑望指點
洞達物情透霄天
（唱）不求長生不老丹
只求公子人平安
盼他出面與我談
免我永墜五里霧嵐

〔菊兒在歌聲中替映雪完成了抽籤拔爻的動作，然後在廟殿的籤紙撕下一首籤詩。〕

菊兒：小姐……媽祖應允的籤詩，不知小姐向媽祖問的是何事？

映雪：自然是問他二人之下落……

菊兒：那妳快說，籤詩上寫些什麼？

映雪：（唸白）子有三般不自由
門庭蕭索冷如秋
若逢牛鼠交承日
萬事回春不用憂

菊兒：這是什麼意思？什麼牛？什麼鼠？

映雪：牛屬十二月、鼠屬十一月，牛鼠交承乃春氣將回之屬。而今日正好也是子丑交承……這……這不表示，今日我們就可找到陳公子？

菊兒：這怎麼可能嘛？咱們一路走來，連個人影都沒見著，怎麼可能說找到就找到了？

映雪：這個嘛？媽祖娘娘神威赫赫，既是籤詩如此顯示，咱們不妨姑且信之。

菊兒：有信心準能成事！小姐，那咱們回去的時候就走慢點，邊走邊找，說不定真的就找到陳公子了。

映雪：不錯！生要見人，死要見屍，菊兒，帶路——

〔二人正準備離去時，忽然聽到樓山的聲音……〕

樓山：（OS）小姐……請留步——

〔菊兒嚇得躲在映雪背後。〕

菊兒：小姐……妳聽到了沒？會不會媽祖婆顯靈？

映雪：什麼人？

〔樓山掙扎著從八仙桌爬出，因一時沒看清，嚇得退至牆角。〕

樓山：小姐……是我……我是陳樓山……

映雪：陳公子？真的是你？你果然還活著……

菊兒：哇……媽祖娘娘可真準哇！

樓山：說來話長——

（唱）八卦山剿盜賊一片哀鴻聲
賢弟他冠三軍拔旗奪一勝
殊不知狗官他惡向膽邊生
侵戰功奪人命如何與他爭

映雪：（唱）果然是人善被人欺
又道是馬善被人騎

邱永棠惡行無人可比

殺人放火難逃天道批

樓山：可恨邱永棠無恥卑鄙，不但冒領戰功，又欲殺人毀跡，實在令人痛恨，
只是他是官……我是民……雖有心為弟報仇，只怕是以卵擊石！

映雪：如此小人竟敢欺瞞兄長，欲騙我的婚事。

樓山：這……妳答應了？

映雪：雙方無憑無媒，我又怎會答應。

菊兒：對呀！咱們小姐一向自己作主，像她送你的金釵就是憑就是媒。

樓山：啊？這……

〔樓山一時驚喜，卻說不出話來，倒是映雪羞得滿臉通紅。〕

映雪：菊兒……不可胡說！

菊兒：我是提醒他嘛！瞧他一付老實相，萬一不知道小姐的用心，那豈不是…

…

樓山：（唱）果然是金釵情天賜珠結彩

樓山我心惶恐有幸得花栽

功未成名未就恐負恩情愛

風竹簫鳴鏤曲真意永常在

映雪：（唱）大雨中自相逢必是前生緣

媽祖恩細線牽良緣我自選

贈金釵相勉勵禮數未周全

只道是有情人真意不變遷

樓山：（唱）姑娘盛情樓山豈敢不承受

人雖窮志難伸誓必先報仇

留寸心迎春暉霞光泛輕舟

容顏朱映溪光倩影永懷樓

映雪：（唱）天地間要有立身處
古今中分辨善惡路
一心似月映心土
那怕奸人惡狠毒

樓山：邱永棠掌握兵權，其人又陰狠無比，樓山復仇事小，若是連累小姐，那豈不是令樓山一輩子難安？

映雪：逆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映雪雖為女流，卻只問是非對錯，就算邱永棠貴為道台，難不成他的所作所為能偏離國法天理嗎？

〔樓山和菊兒被映雪的凜然正氣驚楞當場。〕

〔燈暗。〕

第六場 爭論

場景：林家客廳

時間：前一場之後的晚上

人物：建英、映雪、菊兒、樓山、家丁

佈景：同第四場

〔燈亮時，建英在客廳中急得如熱鍋中的螞蟻。

合唱：千金小姐無端來失蹤

建英感到事態嚴重

好似忽然掉入無底洞

四下搜尋依然無芳蹤

〔家丁急急入內。

家丁：稟大人，小姐回來了——

建英：啊？快叫她進來——

〔家丁轉身時，映雪與菊兒從右舞台上，家丁從右舞台下。映雪示意菊兒先行離去。

建英：哎呀！賢妹！妳可回來了，要出門也未曾交代，可真急煞愚兄了。

映雪：小妹不說，兄長也知道我是去找陳家兄弟！

建英：耶，妳在胡說什麼？陳家兄弟叛逃投賊葬身火窟，妳又去何處找人？

映雪：（唱）劫後山寨無屍首

其中疑點實在太多

明查暗訪伸援手

不讓好人含冤陰曹溝

建英：（唱）賢妹不知事情輕重

仕途與百姓大不同

有差池只能當一陣風

否則妳會枉把小命送

映雪：兄長之言差矣，陳樓山雖然與我非親非故，但人命關天豈可因此視而不見。何況他還是我的救命恩人。

建英：唉！就算他有恩於妳，妳不也已贈他金釵？如此早已兩不相欠，妳又何必再提起？

映雪：恩情可以不提，但若有人欲陷害於他，難道我們也要置之度外嗎？

建英：賢妹愈說愈不對了，哪有什麼人要陷害於他？妳瞧瞧，咱們兄妹盡談一位死人，豈不大煞風景？來——為兄跟妳談談道台大人之事。

映雪：正好！咱們方才所談之事正好與他有關。

建英：啊？又怎麼跟他有關了？啊，對了！陳家兄弟之死乃因道台大人督軍上陣，但道台大人是按大清律法，此事怎能怪道台大人呢？

映雪：兄長……（唱）身為墾首豈會黑白不分

難道世間沒有善惡論

狗官惡行你全無思忖

委曲求全與奸人共存

建英：（唱）責怪愚兄我不與妳計較

一切只為林家上下大小

若是逞強將麻煩挑

後果堪慮共赴奈何橋

映雪：難道說，就算知道陳樓山兄弟含冤受屈，咱們也視若無睹？

建英：唉！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沒用了，人一死就一了百了，妳替他操什麼心呢？

映雪：兄長之意，若是陳樓山尚在人間，兄長就願意為他作主申冤了？

建英：這……那是當然……

〔映雪急急對外呼喚。〕

映雪：有請陳公子——

〔樓山身背骨灰罈，從右舞台上，建英見狼狽的樓山，吃驚訝異不已。〕

樓山：陳樓山叩見大人。

建英：你……你真的是陳樓山？

樓山：正是！

建英：你……你不是已經葬身火海？難不成這世上真有鬼魂不成？

樓山：大人……（唱）願大人聽分明樓山冤屈情

當義勇奮殺賊兄弟入敵營

殺賊首立頭功道台逆施行

侵戰功謀性命何人會心平

（唱）喪盡天良一匹夫

誣我投賊無立錐處

若是他繼續荼毒

上天豈不瞎眼又糊塗

建英：你……你說的句句屬實？

樓山：樓山之言，絕無虛言，尚望大人為小的申冤。

建英：這個嘛……

映雪：兄長難道有難言之隱？

建英：賢妹…（唱）船至江心難回頭

雨天路滑難行走

並非為兄不援手

棋關生死子難收

映雪：（唱）重兵全是兄長調度

豈怕道台一匹夫

鄉民全靠你救度

一聲令下眾人將你來扶

建英：賢妹誤會了，爲兄並非不肯插手，而是……

〔樓山看得出建英爲難，心中有了決定。〕

樓山：大人既然深諳明哲保身之道，樓山豈可強人所難？就此告辭。

〔樓山欲走，映雪喚住他。〕

映雪：慢著！你現在欲往何方？

樓山：思緒茫然，未有定向……

映雪：你可知道若邱永棠知道你尙在人間，豈有罷手之理？

樓山：不錯！他一定會來找我的，不過，那倒也省事，我就一起跟他算一算這筆血債吧！

建英：慢著！

樓山：哦？林大人還有事？

建英：坦白說，你兄弟二人的處境實在令人同情，既然你有意尋他復仇，不如我就作個順水人情。

樓山：哦？林大人之意？

建英：道台大人昨日至鹿港巡察，回彰化後必已深夜，你可先行躲入公堂內，待他獨自一人……你要復仇則不難矣！

樓山：大人方才所言當真？

建英：我是受你的真誠感動，難不成你反而懷疑起我來了？

樓山：樓山不敢……

建英：我只是提供你意見，做不做你可自行決定，但有一個前提，千萬別將本官拖下水。

樓山：大人如此剖心置腹，樓山豈有再連累大人之理。相助之情，銘感五中，容後圖報，告辭！

映雪：樓山——

〔這一聲深情關切的叫聲，讓樓山又陷入激情的矛盾中。

樓山：映雪姑娘——

映雪：你……一切自己小心！

〔樓山痛苦無言，含悲抱拳後快步從右舞台離去。

映雪：樓山——

建英：賢妹，讓他去吧！

映雪：兄長，他……

建英：我們能幫他的都幫了，至於復仇之事，那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映雪驚訝的表情。

〔燈暗。

第七場 中計

場景：公堂上

時間：上一場之後的深夜

人物：永棠、樓山、建英、映雪、兵卒若干

佈景：莊嚴肅穆的公堂，因為已是深夜，反而增添了一股陰森之氣。

〔燈亮時，永棠坐在公堂上批閱公文。此時傳來打更聲。〕

〔永棠抬頭望著外面漆黑的夜色，不覺丟筆長嘆。〕

永棠：（唱）三更夜飄柏香恬宦海從
施妙計攬功名戰功一重重
論黑白方寸間時機天來送
忙偷閒磨寸晷官運我囊中

永棠：夜已深了，還是趁早歇息吧！

〔永棠欲往內房，突然發覺地上有一骨灰罈，永棠大惑不解。〕

永棠：咦？這是什麼？難不成是誰遺留此地？

〔永棠捧起檢視，急急又放下。〕

永棠：這……這是骨灰罈，是誰把這東西放在這兒？

樓山：是我——

〔永棠訝異回頭，見樓山從左上舞台出來。〕

永棠：你究竟是何人？深夜闖入公堂禁地，難道你不知道是犯法的嗎？

樓山：犯法又待如何？難不成你會治我的罪？哈……既然這樣，如果道台大人自己犯罪，那麼該由誰來治你的罪？

永棠：你……究竟是何人？

樓山：道台大人真是貴人多忘事，才幾天功夫就把我陳樓山給忘了？

永棠：什麼？你……你是陳樓山？那……骨灰罈……？

樓山：正是我的堂弟陳水木！

永棠：你……深夜帶骨灰罈來找本官，究竟……想做什麼？

樓山：（唱）骨灰罈談骨灰心中可知悔
為仕道害人命官場令人畏
殺部署佔其功誰敢再追隨
惡貫盈來討命閻王把命催

永棠：（唱）此事必定有誤會
何不坐下仔細敲推
堂堂道台豈有懼畏
誠心助你絕不食言自肥

樓山：（唱）殺人放火罪無可道
工心計又精打細算
替天行道除奸亂
十八地獄將你關

永棠：等等……這件事情一定是你誤會了，只要把事情說清楚，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樓山：水落石出又如何？它能還我堂弟的性命嗎？

永棠：這……。

樓山：邱永棠，男子漢敢作敢當，何不承認自己的罪行，陳樓山可以給你一個痛快！

永棠：哈……陳樓山，你這個陣前倒戈的叛將，火窟之中讓你安然逃去，想不到今日又自己回來送死，這叫自作孽不可活！

樓山：哼！陳樓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今晚在此等你，正是為報賢弟之仇，邱永棠，你納命來！

永棠：慢著！何不睜開雙眼，看看你究竟身處何地？

〔樓山尚未反應，一時週遭響起吶喊之聲……大批的兵卒從四方湧出，將樓山緊緊包圍住。〕

樓山：原來你早就有了防備。

永棠：陳樓山，要怪就怪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樓山：是林建英？

〔兵卒突然一擁而上，樓山雖作困獸之鬥，但依然在兵卒的水火棍中被生擒。〕

〔此時樓山才看清楚，建英尷尬地走向永棠，並向他奉承地作揖。〕

永棠：林大人，這回你可是又立了一項大功！

建英：是……還望道台大人提拔！

樓山：林建英，原來你也是這種人？

建英：我也無可奈何呀！我可以出賣你，但道台大人我可是得罪不起呀！

永棠：來人！即刻升堂！

〔一時間威武聲陸續響起，永棠拍驚堂木，好不威風。〕

永棠：大膽叛賊陳樓山，竟敢深夜謀刺朝廷命官，罪加一等，本官判你明日午時在衙門前斬首示眾，你可有話要說？

樓山：（唱）中奸計再蒙冤怪自己瞎眼

要砍頭是一刀恨命不怨天

最可憐是百姓掙不脫鎖鏈

骨灰罈欲同在最終之所願

永棠：好！既然要抱著骨灰罈才能瞑目，本官就答應你的請求，來人，押入大牢！

〔兵卒將骨灰罈及樓山從左舞台押下。〕

〔此時一名兵卒急急入內。〕

兵卒：稟大人，外面一名自稱是林大人之妹的女子，欲強行入公堂。

永棠：這……

建英：大人……

〔建英在永棠身邊耳語，永棠點點頭。〕

永棠：來人，讓她進來——

〔兵卒得令轉出，映雪已激動從右舞台入內。〕

映雪：樓山——樓山？兄長，你們把樓山怎麼了？

建英：賢妹，此乃公堂重地，不得放肆！

〔永棠制止建英。〕

永棠：林姑娘……陳樓山乃是朝廷叛逆，又處心積慮欲謀刺本官，罪無可逭。

映雪：你……（唱）明知是顛黑白猶唱廣長舌

滿腔淚憤難當烈炎胸中擱

公堂上保公子救他出苦河

心焦急思慮間不免暗自責

永棠：（唱）夜闖衙門是大罪

咆哮公堂罪加一回

念妳未來與我匹對

法外開恩妳要改悔

映雪：（唱）既然公堂之上你作主

映雪請求入大牢室

見一見你口中的亡命徒

了清與他的恩情路

建英：賢妹……陳樓山乃朝廷重犯，妳冒然進大牢，不僅於法不容於禮不合。

映雪：就算他是江洋大盜，卻是我的救命恩人，難道森羅大牢也怕我這軟弱女子嗎？

建英：妳……太胡鬧了！

永棠：林大人勿再責怪令妹，既然陳樓山與令妹是舊識，讓他們相見算是網開

一面！不過希望映雪姑娘真的是一位懂得報恩之人，哈……

〔永棠先行離去。〕

建英：唉！妳這又是何苦？

映雪：（唱）知恩情能圖報不枉人一遭
生與死恍惚間人生像浮草

建英：（唱）真與假實與虛難逃日光照
堅定心斷藕情以免引火燒

映雪：（唱）映雪心如日月他人豈知情
陳公子受冤獄令人心難平
苦牢中生如死幽暗濕苦境
下決心拋性命抗拒嚴軍令

〔映雪的目光展現一股堅毅與信心。〕

〔燈暗。〕

第八場 劫囚

場景：大牢

時間：前一場之後的延續

人物：牢役、樓山、映雪、永棠、建英、兵卒若干

佈景：左上舞台斜放一組欄牢。右上舞台是一組樓梯，四周灰黑及沉悶的濕氣，讓這個地下大牢顯得更為灰濛與沉重。

〔牢內的樓山撫摸著骨灰罈，不覺悲從中來。〕

樓山：（唱）撫骨罈悲中生可憐賢弟命斷魂
本指望渡大海開田築屋安家屯
悲淒涼哀苦痛伯仲之情在方寸
一場夢夢未醒悔悟已是人黃昏

（唱）世間果真有正義
為何獨我受人欺
心有未甘又使不上力
氣亂有如馬亂蹄

〔一名牢役帶映雪從右上舞台走下階梯。〕

牢役：囚犯就在那兒，姑娘好自爲之吧——

映雪：謝這位大哥——

牢役：我先上去吃點東西，有事就喊我一聲！

〔牢役又從右上舞台的階梯離去。〕

映雪：樓山——

樓山：映雪姑娘——

〔映雪急奔至牢門前，但巨木阻隔，不覺傷心落淚。〕

映雪：（唱）媽祖廟受賊患卻與公子初相逢

為報恩表情意才會將金釵來送
英雄氣暗自賞雲英未嫁閨房中
實指望出頭地卻變罪犯一重重

樓山：（唱）情與義自分明小姐恩情如月輪
贈金釵心受寵此生難報情義恩
黃泉路我不孤賢弟相陪相隨聲
心悲苦苦哀呼送還金釵含悲吞

映雪：（唱）金釵送回豈能再收回
真金火煉才知生死相隨
唯有映雪知曉你無罪
何忍五更閻王把命催

樓山：（唱）生死之關早已看破
仰不愧天俯地無過
落此下場只能怪我
一片丹心意在家國

〔映雪突然堅毅地站了起來。〕

映雪：明明你被侵功陷害，如今又得在牢中坐以待斃，我第一個就不答應。

樓山：小民又如何與官鬥？白色的布他硬要染成黑，你又奈何？

映雪：我要替你申冤！明日我即刻前往府城向知府大人陳情……

樓山：唉……無濟於事……

映雪：只要我林映雪一口氣在，我一定要把你從這大牢內救出。

樓山：（唱）遠水豈能救近火
狗官早將我定過
明日午時命難活
註定命喪在野坡

〔映雪聽得目瞪口呆。〕

映雪：你說……明日午時就要將你處斬？

樓山：正是！

〔映雪幾乎站不住腳。〕

映雪：（唱）心狠毒毒狠心趕盡殺絕喪天良
攻心計害忠良機關算盡前途亮
心焦焚焚焦心坐以待斃如羔羊
呼喚天天不應心亂如麻向誰講

樓山：（唱）事已成局難挽回
感謝小姐最後相隨
可恨道台這罪魁
待來世叫他贖罪

〔樓山將懷中的金釵交給映雪。〕

樓山：樓山從泉州來台灣雖然一事無成，但蒙小姐餽贈這支金釵，此恩此情，我也沒什麼遺憾了。只是……明日後恐有負小姐期望，還望小姐將金釵收回吧！

映雪：（唱）思前想後頓覺火中燒
人命豈容踐踏如稻草
臨門一腳有如日月照
堅定信念救他出逃

樓山：小姐，妳……快走吧！

映雪：不！我不走！

樓山：妳不走？

映雪：我不但不走，還要即刻將你從大牢救出。

樓山：千萬不可意氣用事。大牢戒備如此森嚴，妳又如何救我出牢，就算可

以，也千萬行不得，劫牢救人、死罪一條……。

〔映雪不理樓山嘮叨，逕自思索方法。〕

映雪：哎呀！有了……

〔映雪向樓山耳語，並將金釵又交給樓山，樓山著急……。〕

樓山：這……千萬使不得……如此將連累姑娘，樓山良心何安？

映雪：別再顧慮那麼多……快照我的話做——

〔樓山不得已躺在地上，映雪立刻大喊……。〕

映雪：快來人呀……犯人昏倒了——

〔牢役急急從右上舞台的階梯下。〕

牢役：發生了什麼事——？

映雪：犯人昏倒了——

牢役：怎麼會這樣？

〔牢役急急拿出鑰匙開鎖，然後急急進入，尚未來得及反應，樓山已將金釵抵住牢役的脖子。〕

樓山：不要動，一動你就沒命了——

牢役：啊？你這是——

樓山：大哥，對不起了，樓山含冤受屈，今日之事實非得已，得罪之處，日後冤情昭雪之日再當面請罪。

〔樓山搶過鑰匙，將牢役反鎖在裡面，然後偕同映雪從階梯匆匆逃逸。〕

牢役：唉……我怎麼會不知道你被冤枉的？算了，我就等你跑遠一點再喊，也算是盡點心意吧！

〔此時永棠和建英匆匆入內，發現牢役被關在裡面，不覺大怒。〕

永棠：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牢役：是犯人把我鎖在裡面，他……逃走了。

永棠：無用的奴才，為何不高喊求援？

牢役：我……嚇呆了忘了喊……救命呀！犯人逃走了——

永棠：住口！等我將犯人抓回，再與你一同算帳！來人呀！

〔永棠一吆喝，兵勇蜂擁而入。〕

永棠：速速追拿逃犯陳樓山，死活不論，不得有誤！

〔眾兵勇齊喊「是」後先行追去。〕

永棠：林大人，此事恐怕令妹也難脫干係。

建英：這……道台大人息怒，下官願隨大人一同追拿逃犯。

〔永棠冷笑一聲，先行離去，焦急的建英隨後追去。〕

〔燈暗。〕

第九場 墜崖

場景：懸崖上

時間：延續上一場之後一個時辰

人物：映雪、樓山、永棠、建英、兵卒若干

佈景：右上舞台至中舞台是懸崖斷谷。從懸崖上望下是層層雲霧。

〔在一片吶喊聲中，映雪與樓山奔上懸崖，眼看前面無路，不禁心急。

映雪：哎呀！不好，前有斷崖，後有追兵，這該如何是好？

樓山：映雪姑娘，妳快走，千萬不可受我連累。

映雪：事已至此還說什麼連累，只是若這樣被狗官抓回，豈不抱憾終身——

〔永棠和建英帶兵趕到，樓山突然以金釵挾持映雪。

樓山：你們不要過來，誰敢再過來，她就沒命！

建英：陳樓山…映雪始終惦念你的恩情才到大牢探望，沒想到你竟恩將仇報——

永棠：陳樓山，我勸你快快放了映雪姑娘，好歹留你一個全屍，若是一錯再錯，休怪天理、國法不容。

樓山：天理、國法？哈……這四個字從你嘴中說出，似乎特別諷刺。

永棠：你……你若繼續執迷不悟，休怪我手下無情。

樓山：……不要過來，映雪姑娘，我們誰也不再欠誰了——

〔樓山突然將映雪往前一推，建英正好扶住她。

建英：映雪……妳沒事吧？

映雪：樓山……

樓山：邱永棠，納命來——

〔樓山奮力撲向永棠，永棠持刀攻擊，樓山反而屈居下風。

永棠：哈……陳樓山，讓我送你到陰曹地府跟陳水木相伴吧！

〔永棠持刀攻擊，樓山巧妙避開，兩人握住對方的手爭執不放。

永棠：來人……快殺了他——

〔眾兵勇欲上前時，樓山一使勁，兩人同時跌落懸崖。〕

映雪：樓山——。

建英：這…道台大人和死囚一起掉落懸崖…來人呀！快到懸崖下救道台大人——

〔眾兵勇急急應聲後，燈暗。〕

第十場 雷擊

場景：原始山谷

時間：上一場之後半個時辰

人物：樓山、永棠、建英、映雪、兵卒若干

佈景：左舞台是堆疊的大石，右舞台是灌木叢，而上舞台則是濃密的樹林。

〔樓山僥倖未死，狼狽地從右舞台上，他的腿似乎受了傷。〕

樓山：（唱）猶記得金刀眼前晃

忽然間天旋地亂撞

張開眼不禁一陣慌

山谷內綠蔭落葉黃

〔樓山慌張地四下張望，似乎一時難辨方向。〕

樓山：方才與狗官同時掉下懸崖，所幸山腰有千年古樹將我二人所擋，落地後
卻不見邱永棠蹤影，難道他……？罷了，我還是先行尋覓出路要緊。

〔樓山欲往左舞台，永棠突然從大石後躍出，手持鋼刀面露凶光。〕

永棠：陳樓山，你往哪裡逃？

樓山：是你？原來你沒有死？

永棠：哈……你的腳受了傷，勸你還是乖乖受死！

〔永棠欺身攻擊，樓山閃避，但因腳傷而使得行動大受影響。幾招過後，樓山
被石頭絆倒。〕

永棠：哈……陳樓山，本官送你上路了——

〔永棠持刀欲砍，卻突然大叫一聲，永棠鋼刀落地，抱著腳大叫。〕

永棠：哇……好痛——

〔永棠倒地哀號，樓山見機不可失，急急撿起鋼刀。〕

樓山：此乃天助我也，邱永棠，還我堂弟的命來。

〔永棠掙扎地往石堆爬……樓山步步逼近。〕

〔突然永棠全身發抖……樓山訝異金鋼刀反而砍不下去。〕

永棠：蛇……我被毒蛇咬了……救我……快救我呀——

〔永棠在地上打滾……。〕

樓山：（唱）今日才知上天果然開天眼
作惡多端報應立即在眼前
碎屍萬段亦難消我憂愁煎
完你劫數以慰賢弟靈在天

永棠：（唱）趁人之危豈是大丈夫
難防吐信枉死算無辜
傷口蔓延痛如釜中煮
求你好漢將傷口來敷

樓山：（唱）血海深仇已不共戴天
死有餘辜天亦不見憐
蟲蛇靈性也分善惡眼
命中注定汝命不能延

永棠：（唱）山寨之事我寢食難安
若解蛇毒我誓必從善
重提戰功令弟美名談
赦你之罪保日後安然

〔樓山訝異的神情望著永棠。〕

樓山：你……你說的是真的？

永棠：若有半句謊言，願受天打雷劈！

〔樓山思忖半餉，將鋼刀丟棄在地，將永棠扶在大石上躺下，並捲起他的褲，為他吸出毒液。〕

樓山：毒液已經吸出，但還是得敷藥救治。

永棠：荒野山谷哪裡求藥？

樓山：在下略懂草藥，你暫且休息片刻，我去採藥，稍後就回來。

〔樓山急急從右舞台下。〕

〔永棠急急爬行，將鋼刀拿在手上，然後將鋼刀藏在石縫中。〕

永棠：（唱）趁其不備鋼刀藏石縫

臨危不亂算計在心中

鬥智權謀對手實難逢

失去戒心必將小命送

〔樓山匆匆從右舞台上。〕

樓山：幸好這山谷有解毒蛇草藥，算來也是你命不該絕，待我用杵石搗碎再與你敷藥——

〔樓山作勢搗藥，並將之敷在永棠腳上。〕

樓山：如此包紮妥當，已無性命之憂，但尚須調養多日為宜。

永棠：多虧你不計前嫌，否則本官這條命必定不保。

樓山：但願你能依照諾言，將我堂弟的戰功上奏朝廷，堂弟雖亡，其泉州家人亦能享其福蔭。

永棠：那是當然！不只陳水木，就連你陳樓山本官亦會一併奏稟。

〔永棠緩緩站起。〕

樓山：如此甚好，水木賢弟在天之靈必能安息。

永棠：本官雙腳已經自如，這草藥可真神奇。對了，現在咱們要如何走出這個山谷？

樓山：方才採藥之際，已經探出捷徑，過了叢林地勢較緩，應該是條出路。

永棠：如此甚好！只是……你快來瞧瞧，往這個方向又是何處？

〔樓山不疑有詐，走過永棠，望向左舞台，永棠趁其不備，抽出暗藏在石縫的

鋼刀，趁著樓山困惑回頭之際，刺入樓山肚腹。

樓山：你……你這個狗官……

永棠：哈……陳樓山，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容易相信別人。

〔此時天空飄起了雨，遠遠傳來悶雷的響聲。〕

樓山：對……我是不該……相信你這種小人……

〔樓山搖搖晃晃之際，建英與映雪急急趕到，兵勇們也陸續到達，眾人看到這種景象不禁嚇呆了。〕

映雪：樓山——

〔映雪上前扶住樓山。〕

樓山：他……太卑鄙……

映雪：你別說話……我帶你回去醫治傷勢……

永棠：慢著！

映雪：你……你這個壞事做盡的喪心病狂，難道你還要趕盡殺絕？

永棠：哈……不管妳怎麼說，這個朝廷欽犯誰也不能帶他走。

映雪：如果我一定要帶他走呢？

建英：映雪……妳……道台大人請息怒，此事請交予下官來處置。

永棠：不！這事我自己來處理，今日誰敢插手多言，將與欽犯同罪處置。

建英：這……

〔建英惶恐地退步，似乎真的不敢插手。〕

永棠：映雪姑娘，我最後再給妳一次機會，速速離開此人，否則……

映雪：要殺他，就連我也一併殺了吧！否則你侵功謀命的罪行，我還是會向知府舉發。

永棠：這是妳逼我的——

〔永棠上前，一把將映雪拉開，映雪倒在建英身邊，映雪欲起身衝向永棠，卻被建英拉住。〕

映雪：樓山——

永棠：哈……陳樓山，你覺悟吧！

〔永棠高舉鋼刀，正欲砍下時，突然天空響起一聲震天價響的雷擊。

〔永棠當場被雷擊斃——

〔眾人驚楞當場，映雪掙脫建英，急急上前扶起地上的樓山。

合唱：誰說虛空之中無蒼天

驟雨綿綿老天開了眼

媽祖廟成就了好姻緣

山谷內噴雷擊應誓言

〔在歌聲中，燈緩緩打暗。

〔幕下。

〔劇終。